

投稿類別：藝術類

篇名：

以多元文化觀點分析迪士尼動畫中公主的形象轉變

作者：

張伊蝶。市立中港高中。高三 1 班

張詠婷。市立中港高中。高三 1 班

郭冠纓。市立中港高中。高三 1 班

指導老師：

余曉菁老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們從小就接觸到迪士尼的動畫卡通，經典的迪士尼公主系列更成為同時童時美好的回憶，從「白雪公主」、「仙履奇緣」、「睡美人」、「小美人魚」、「美女與野獸」、「阿拉丁」、「風中奇緣」、「公主與青蛙」、「魔髮情緣」、「勇敢傳說」到近期的「冰雪奇緣」，這些作品裡中的公主，往往都能在我們心中留下深刻的形象，就在大家討論著「冰雪奇緣」中姊妹情深的真愛戰勝一切時，我們卻赫然發現，這兩位公主怎麼跟等待救援的「白雪公主」、「睡美人」不同，她們憑藉著自己的力量，扭轉了人生，而高帥的王子，也淪為荒謬的小丑，這個有趣的議題，加上老師介紹我們讀的一本繪本《頑皮公主不出嫁》(註一)後，引發我們對公主議題的討論，最後我們開始蒐集資料，展開我們的研究。

因為公主是女性，所以在我們蒐集的資料中可以發現大家都關注到公主形象和女性主義變遷的連結，但是在我們與指導老師討論下，我們發現這些西方的公主，以及西方主流的觀點中所塑造的東方公主，像是「阿拉丁」中的茉莉公主、「花木蘭」，其實其中不單只是看到女性主義的變遷，還有迪士尼所進行的美國本土文化融合和商業化改造的行銷策略，促使我們嘗試用多元文化觀點進行分析迪士尼的公主們。

二、研究目的

迪士尼一系列公主動畫所帶來龐大商機背後，多少反映了現代的社會現況。本研究比較新公主與「舊公主」的差異，以分析迪士尼動畫中公主的形象轉變，並以多元文化及女性主義傳播研究的角度來分析，盼能以更清晰的眼光來解讀這些風靡全球的公主。

三、研究方法

透過相關文獻資料與作品閱讀，加以整理，並與迪士尼公主系列卡通對照的情節與人物形象，並以多元文化及女性主義傳播研究的角度來分析，找出迪士尼動畫中公主的形象轉變。

四、研究範圍

本研究針對迪士尼官方認證的公主角色作為研究文本，共計十二部作品和十三位公主角色，參考陳慧純、黃岱雯、林思宜(2012)的研究分類(註二)，以迪士尼公司的創辦人華特迪士尼的卒年(1966年)和2000年作為時間節點，將公主分為早期公主、晚期公主及新公主三類(表一)，同時以女性主義學者 Nancy Fraser 的分期，可以將女性主義分成三波，對應分析迪士尼公主間不同的特質。

表一 迪士尼公主分類表

舊公主	早期	白雪(白雪公主)、仙度拉(仙履奇緣)、奧蘿拉(睡美人)
	晚期	艾麗兒(小美人魚)、貝兒(美女與野獸)、茉莉(阿拉丁)、 寶嘉康蒂(風中奇緣)、花木蘭(花木蘭)
新公主		蒂安娜(公主與青蛙)、樂佩(魔髮奇緣)、梅莉達公主(勇敢傳說)、 艾莎公主(冰雪奇緣)、安娜公主(冰雪奇緣)

五、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圖

貳●正文

一、分析不同時期迪士尼公主們呈現的女性主義

(一) 第一波女性主義(1960 年以前)

迪士尼從第一部經典動畫電影「白雪公主」開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仙履奇緣」，一直到二十世紀結束之前，幾乎都是採用歐美的民間傳說與童話故事。這個時期的公主顯現出無女權意識，女權運動尚不發達，社會以性別主義(大男性沙文主義、父權社會)為主。

此三位公主，外型臉孔皆為白人臉孔，純潔、善良、溫柔婉約的完美形色，且年輕貌美、愛唱歌、會做飯、做家事。這些性格特色順應男人的需求，皆由父權社會定義女性形象希望女性能夠擁有。

表二 第一波女性主義時期迪士尼公主的女性形象分析(註三)

女性形象	能力	反派形象	分析	女性在社會的情況
1.順應當時社會需求（男人的需求）的。他們都是由男性視角出發、由男權社會定義的完美女性形象：貌美、會做飯、做家事。白人臉孔。 2.期待獲得男人的救贖。	1.唱歌 2.跳舞 3.與小動物交朋友 4.做家事	女權主義元素均以反面角色出現這些女性反派們，是男權社會對於有能力的女性存在的普遍偏見。女人對權利充滿了欲望，就是邪惡了。	無女權意識。沒有表現出任何反抗或獨立精神。公主和王子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模式	已有女權主義運動目標，在於為女性爭取投票權。但女性在社會生活以及婚姻生活中的其他權益仍然沒有改善。

故事情節，三位公主也分別被王子從死亡、困境、沉睡中拯救，並從此和王子過著幸福美滿的日子。此為父權主義最明顯的情節，說明了女性需要男性的救贖。

反派角色分別是壞皇后、壞繼母、壞神仙教母，皆為女性，用以反映公主的純潔，運用反派角色顯示女性主義元素，呈現有欲望、有能力、有權利的女性是邪惡的，顯現父權社會對女性主義的偏見。

上述三位公主的形象，皆為當時社會賦予女性角色的期望，由此可見，在女性主義仍不發達的背景下，女性被認為是屬於被動、且需要滿足男性需求的。

(二) 第二波女性主義(1960 年代以後，主要發展於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

「小美人魚」的愛麗兒、「美女與野獸」的貝兒，在故事情節上已有明顯的女性意識抬頭，但大眾仍尚未完全破除父權主義的刻板印象，而女性已有在職業、教育、婚姻等等社會生活方面與男性平起平坐的觀念。

表三 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迪士尼公主的女性形象分析(註四)

女性形象	能力	反派形象	分析	女性在社會的情況
像普通人一樣，有小缺點小毛病。愛上不同種族的對象。性格是獨立、聰明、勇敢、倔強的。夢想可以追求。	唱歌 讀書	烏蘇拉仍呈現女人對權利充滿了欲望，就是邪惡了。美女與野獸的反派出現求愛不成的男子。以及男子對野獸的歧視。	追求愛情割捨聲音，透過讀書獲得男性獨享的特質。	女性在職業、教育、婚姻等等社會生活方面與男性平起平坐的觀念，強調女性與男性對等的權益。

這兩位公主有別於高貴溫柔的公主形象，開始有了更貼近平凡女性的性格，也表現出女性不再只能等待男性的拯救，而能自己踏出夢想的腳步。愛麗兒不再

是柔順的公主，她活潑、調皮，而且挑戰禁忌，並且為了愛情失去聲音讓自己公主的形象不再像前一階段的公主完美。貝兒是第一位強調喜歡讀書的迪士尼公主，讀書以往是男性獨享的特質，而她捨棄村莊裡人人都喜歡的英俊獵人，愛上的不再是一貫的王子，卻是一隻野獸，展現了勇氣與堅持的性格特色，顯現女性自主意識。故事情節裡，兩位公主顯現出自己獨立自主的個性，勇於去拯救自己的王子，同時挑戰不同族類的愛情，但仍以婚姻作為幸福美滿的日子的結尾。

反派角色分別是充滿權力慾望想要統治海洋的巫婆烏蘇拉，與自我為中心，一定要得到貝兒的獵人。這個階段仍顯現想要有權利、有能力、有慾望的女性是邪惡的父權思想，到了美女與野獸時，出現以男性作為反叛的角色，呈現女性受到壓迫的對象其實是一直握有權力的男性。

這個階段，公主雖然還是白人，但是愛麗兒的髮色與輪廓已與前列公主的樣貌不同，輪廓更深，也更具有特性。

(三) 第二波女性主義(1960 年代以後，主要發展於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

隨著社會變遷，各種社會運動積極展開，最著名的黑人民權運動，反戰運動，第二波女權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等等一一出現。迪士尼捨棄白人的童話傳說，出現了講述印地安公主寶嘉康蒂的「風中奇緣」、「阿拉丁」的蘇丹公主茉莉、中國民間傳說中的花木蘭。顯現社會中女權運動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呈現強調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地位，雖然如此，婚姻仍對女性產生束縛。

表四 第二波女性主義時期迪士尼公主的女性形象分析(註五)

女性形象	能力	反派形象	分析	女性在社會的情況
少數民族公主，出現不一樣的種族、膚色、臉孔、衣著、階級、文化，各自有追求的目標。加入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關注到白人之外的女性形象。	除唱歌外，各自呈現不同的能力	反派角色不再是女性，反派的角色更複雜。	找不著合適的老公，或者相親物件自己看不上，寶嘉康蒂未得到愛情。婚姻仍對女性產生束縛。	以花木蘭中「女人終於可以光宗耀祖」作為註解。追求女性平權。

這三位公主以從白人形象跳脫到其他的民族，而且只有花木蘭不符合王妃或公主的身分，顯示迪士尼在女性形象塑造已有創新與接納不同民族的行動，同時也反映社會存有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潮。

故事情節，三位公主均有明顯的個性與特殊性，有智慧也有能力去面對挑戰。

茉莉公主顯得聰明機智，她可以判斷賈方的欺騙，同時也可以接受社會階級和她有差距的阿拉丁，同時挑戰蘇丹傳統結婚的門當戶對制度。印第安公主寶嘉康蒂協助英國少尉以不同的視野認識族人，傾聽大地的聲音，即便是面對族人與英國軍隊的脅迫仍勇敢面對，最後抉擇留在美洲與心愛的史密斯分離。女英雄花木蘭女扮男裝，馳騁沙場，最終更達成了許多男性也無法匹敵的成就，殺了單于救了皇帝，以「女人終於可以光宗耀祖」作為註解。

反派角色不再是女性，分別是想統治蘇丹的壞巫師賈方，沉迷於部落下方金礦的英國總督，以及強大武力的匈奴帝國。這些反派的形象皆以男性呈現。

「風中奇緣」這部動畫使得美國印地安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歧視議題重新浮上檯面討論，為動畫電影研究開闢不同的批判視野。「花木蘭」動畫電影是西方白人「東方主義」意識型態的思維建構「東方」女性與文化想像，挑動種族歧視的爭議，引起美國華裔社區與中國大陸的抗議，也被土耳其與其他伊斯蘭國家拒絕放映。使得這部以華人女性作為主要角色的迪士尼動畫電影，可以提升至性別與國族層次的全球化文化現象與性別觀看權力關係(註六)。

(四) 第三波女性主義(1980 年代末~現今)

公主與青蛙(2009)的蒂安娜、魔髮奇緣(2010)的樂佩、勇敢傳說(2012)的梅莉達、冰雪奇緣(2013)的安娜、艾莎為近年來出現的電影，她們是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的公主，對應此時的女權運動是蓬勃發展，大眾漸漸減少對女性的刻板觀念，社會上也不乏「新女性」的出現。

表五 第三波女性主義時期迪士尼公主的女性形象分析(註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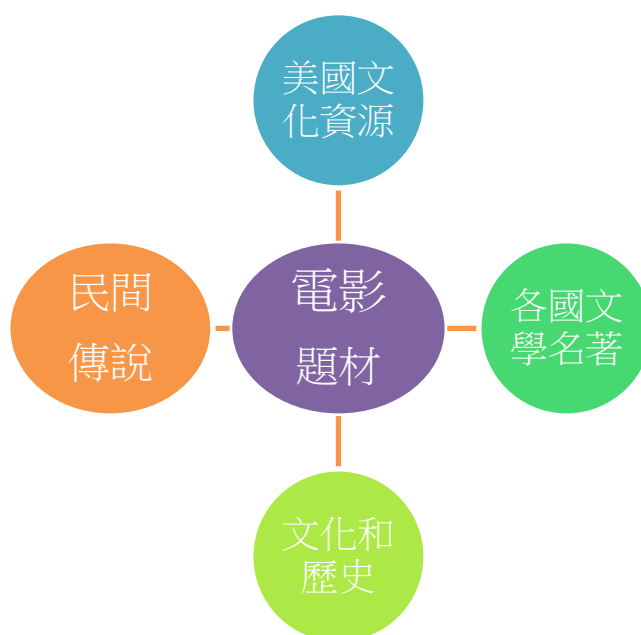
女性形象	能力	反派形象	分析	女性在社會的情況
為了自己的夢想而奮鬥、探尋自己的身世、擁有婚姻自主權，有充足的自信去面對問題，掌握自己的命運。	發現探究自己的能力，而非抑制它	冰雪奇緣中首度出現王子變成反派	公主故事的主線已經不再是愛情，婚姻和家庭已不再是最重要的。	女性可以平等地接受教育、可以在職場與男性公平競爭、可以獲得與男性同等的福利和薪金，獲得了性解放，女性才得以脫離男性實現經濟、地位、以及性生活的獨立。

這五位公主已破除了婚姻對女性的束縛，轉而表現出了獨立、自主的性格特質。現代大眾認為結婚不是女性的首要任務，她們也能擁有自主的決定權、獨立的經濟能力去追求夢想，享受生活。並且也傳達出女性要接受自己的身份、以身為女性為榮，展現最真實的自己。

故事情節中，她們都為了追求夢想展開旅程，蒂安娜夢想著擁有自己的餐廳，樂佩突破高塔的枷鎖，尋找自己的真實身分，梅莉達傳達出「不婚」的概念，冰雪奇緣甚至講述了姐妹之情是真愛。王子的形象也跳脫以往的完美，顯現出不如公主的特質。完全顛覆了傳統父權概念中，男性為女性救贖的想法。

反派角色除了魔髮奇緣中為了自己青春的葛索是女性之外，其他三部動畫電影的反派角色皆為男性，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冰雪奇緣中的王子成為反派，艾莎跟妹妹安娜說：「妳不能跟剛認識的人結婚。」，這句話套用在迪士尼前三位公主身上，更顯得女性主義的進步。

二、從多元文化的觀點來看迪士尼動畫(以花木蘭為例)



圖二 迪士尼動畫片的取材來源

(一)美國的主流電影文化帶來異域風情，注入文化營養

相較於歐洲國家，美國的歷史短暫，美國同時又是移民國家，基於此，迪士尼動畫電影製作在設計與尋覓題材時，自然不拘泥受限於美國境內的文化資源，反將目光投向全球，取材於他國的文學名著、民間傳說、文化和歷史，但這些取材必非全然移植，經過美國本土文化的加工，進行融合和商業化改造。

(二)迪士尼的在地全球化(註八)

迪士尼動畫電影以世界上優秀、耳熟能詳的文化作為動畫電影的題材進行改編，並將美國式的精神理念投射在其中，透過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包裝，可以成功

的將其他的文化進行改造、融合，展現新的廣為全球觀眾的形式，能兼容東西方文化，滿足全球民眾的認同，並產生共鳴。如迪士尼的花木蘭成功地重構了中國化的神韻和情境：相親時長裙長衫的典型中國美女形象，長城、燈節、石窟、煙火、媒婆、小扇等中國文化符號的使用，二胡、古箏等民族音樂的演奏，且融入了許多中國詩畫的意境美的影像。

(三)迪士尼的全球在地化(註八)

迪士尼的題材選擇上採用多元文化融合，以適應全球的文化結構、習慣和各個年齡階段的觀眾需求。儘管取材於他國，經過在地化，影片中處仍處滲透著美國的精神理念，即個人主義、女權主義以及幽默風趣的民族性格，使全球觀眾產生共鳴。

如迪士尼的花木蘭。是根據中國古典民歌《木蘭詩》及相關的傳說改編的，《木蘭詩》中的木蘭是個勇敢、善良、堅韌的中國婦女，一個保衛國家的巾幗英雄。詩歌重點刻畫的是木蘭的忠、孝，在當時的封建社會，非常崇尚這樣的品格，但是這顯然不符合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理念，經迪士尼改編，剔除了帶有封建色彩的忠孝理念，變成了少女追尋自我、父女情深的現代故事，使故事更加富有時代感。

經過迪士尼的本土化和全球化轉換，中國家喻戶曉的花木蘭塑造成好萊塢語境中的女英雄，在賺取巨額利潤的同時傳播著美國的特有文化與價值取向，這勢必會造成其他民族對中國文化的誤讀，認為中國的文化如影片所示，抹殺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

表六 迪士尼《花木蘭》動畫電影與《木蘭辭》中的木蘭之情節比較(註九)

迪士尼《花木蘭》動畫電影	《木蘭辭》中的木蘭
變成了少女追尋自我、父女情深的現代故事，使故事更加富有時代感。	講述是一個勇敢、善良、堅韌的中國婦女，保衛國家的巾幗英雄。
不符合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理念。迪士尼改編，剔除了帶有封建色彩的忠孝理念。	詩歌重點刻畫的是木蘭的忠、孝，在當時的封建社會，非常崇尚這樣的品格。
木蘭可以擁抱和藹可親的皇帝，向木蘭鞠躬、祖靈會開會討論、木蘭的早餐是稀飯加雞蛋和火腿、用現代才出現的牙膏和牙刷刷牙...	在中國皇帝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宗神聖。

三、從角色外貌表現設計看迪士尼公主們自我的意識

珍·杜南(Jane Doonan) 認為，線條能勾勒輪廓、造型、形塑狀態、暗示動態(註十)。因此動畫中人物的造型能透過角色的肢體動作、表情將情感表達出來。以下，我們試著運用圖畫書概念中許多顛覆運用時空錯置或場景置換、性別角色顛覆、權力地位轉換來呈現議題，探討在迪士尼公主動畫電影中，如何透過角色型塑的外貌表現來傳達出公主的自由及自我意識。

(一)頭髮

傳統公主柔弱、美麗、乾淨的外在形象，透過頭髮烏黑亮麗，或是金髮柔順飄揚長髮的形象，以白雪公主、仙杜瑞拉、奧蘿拉為例。接下來的小美人魚愛麗兒的紅髮，在大海中是飄逸柔順的，但是變成人類的她開始得學會梳理她的頭髮，她用叉子梳頭，這樣的女性形象也看得出與前一波的公主不同。寶嘉康蒂的髮型是以明顯的線條去展現她的個性，顯現她的勇敢和強壯。花木蘭簡短頭髮可以代父從軍，建立戰功，以女子之身警告李翔時，卻因為是女人裝扮，讓她消失掉獨特性，李翔的回應便是「你不屬於這兒，回家吧」、木須龍說木蘭已經不再是個男人了，而沒有人會理會一個女人講的話的，髮型就呈現她在男權社會下的地位。

到了勇敢傳說中的梅莉達有著橘紅色的蓬鬆捲髮，蓬亂的火紅色的頭髮直接體現出了她桀驁不馴的性格，顯示出公主的崇尚自由、不受約束感，如 Amme Hollander 所說：「女性的鬆散頭髮，以往通常是一種特殊的性指涉，女性情感不受羈束和善感的標誌。」(註十)也顯示出公主不服禮教規範的性格。冰雪奇緣中婉曲的劉海盤旋於頭頂，泛著淡淡金黃色光芒的麥穗辮子飄逸在空中，將愛莎高貴、孤傲的性格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抹彎彎的頭簾搖逸在前額，泛著橘黃色光芒的兩梳麻花辮子留在左右兩側，耳前不時的出現的散發，將安娜的熱情、單純毫無遮掩的表現出來。新公主的髮型已直接和她們的個性連結在一起。

(二)服裝

女性服飾暗含著一種整體性的社會策略。在父權文化下，透過整個社會規範著女性的穿著，女性服飾限制著女性的身體，也限制著女性行動，越女性化的服飾則限制越大，使女性不方便跑，不方便跳，這正是傳統女性的形象，而身為公主，服裝上繁複的服飾、剪裁得宜、長及地板的華麗禮服更是必備的物品，如此才得以顯露出公主的高貴與氣質。隨著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倡導，在迪士尼公主的服裝上，也可以看見女性意識變化的樣貌。

公主的服裝樣式主要以裙裝為主，在迪士尼的十三位公主之中只有花木蘭和茉莉公主專著褲裝，花木蘭的褲裝打扮是為了隱藏自己是女生的形象，讓自己在男權社會中像個男生，茉莉公主的褲裝呈現民族特性的裝扮。在整體服裝上的形象迪士尼公主們多著裙裝，如 Laura Mulvey 所言：「女性作為圖像，為了男性的

凝視和喜悅而展現。」(註十)但在服裝樣式舊公主的服裝華麗以晚禮服形象呈現，新公主雖然仍以裙裝為主，但在樣式上已隨著公主的個性而改變，以新公主來說，蒂安娜多是平民女性的衣著，梅莉達除了比武招親之外，幾乎都是墨綠色的簡單洋裝，為了可以使用箭來射擊，在手腕處縫製有彈性的布料，企圖突顯反女性傳統服飾，顛覆傳統公主樣貌，作為對男性權力的挑戰與潛越，從而表現女性自我，展現女性的自由意識。

(三)鞋子

Nancy Jiang 指出，鞋子不僅作為性象徵亦為性催化劑，其賦予女人種種的特殊儀態，其中並含某種肉體語言(註十)。在傳統童話中，灰姑娘因玻璃高跟鞋得到幸福，在迪士尼仙履奇緣中，仙杜瑞拉也是因為玻璃鞋而獲得幸福。

花木蘭的時代當然沒有高跟鞋，不過她在動畫中大多以男裝呈現，她的鞋子也是男性的平底鞋，寶嘉康蒂是赤足，因為印地安文明中是赤足的，而茉莉公主也是平底鞋，與民族性有關。

新公主們蒂安娜因為工作的關係她的鞋子是低跟鞋，樂佩公主是赤足，梅莉達公主是黑色的平底鞋，艾莎公主穿的是藍色玻璃鞋，安娜公主穿的是馬靴，在新公主中，鞋子的樣貌已經隨著公主的個性和行動力有所改變，而非是受限於民族性的展現，即便艾莎公主穿著玻璃鞋也是因為玻璃高跟鞋代表的權力和地位與父權眼光無關，這些鞋的共同特徵都是給予公主們跑步、移動、工作的行動自由，更賦予公主男性的行動自主權，象徵公主的自我主體性。

參●結論

從小迪士尼公主系列的動畫電影就讓我們懷有的「公主夢」，嚮往迪士尼情節中王子的出現，可以帶來憧憬的愛情與幸福美好的生活，但隨著我們的年紀增長，也隨著迪士尼公主電影中公主形象的遞嬗，產生了過去對公主夢的省思，這這樣的美夢背後，時常讓人忽略了女性能帶給自我、環境的能力。公主的形象轉換不正是女性在社會中的形象轉換的象徵嗎？

透過這一次小論文的書寫，讓我們有機會可以廣泛的蒐集相關的資料，也赫然發現其實在現代資訊社會的環境中，不難發現各種媒介對於女性和女體的探討，是性別不斷建構，透露出社會的開放與進步。然而，性別是否真的平等？我們是否有性別覺醒的能力？除了女性主義之外，我們還可以看到的觀點是什麼？這些累積的議題，促使我們以更多元的觀點來進行討論。

我們學會從各種不同的視角去看待媒體呈現的角色塑造，正如從迪士尼的公主們的形象轉變察覺女性主義的流變，也從中發現我們所接受的媒體訊息，是造

成刻板印象的主要來源，未來面對媒體和傳播時，也懂得以多元的角度來看待，也能更包容各種意見和思維。

肆●引註資料

註一、Babette Cole (1994)。頑皮公主不出嫁 (吳燕鳳譯)。台北：格林。

註二、陳慧純、黃岱雯、林思宜 (2012)。以女性主義觀點分析迪士尼公主形象表現的今昔差異。中華印刷科技年報，2012，658-672。

註三、表格由作者自行製作。

註四、表格由作者自行製作。

註五、表格由作者自行製作。

註六、趙庭輝 (2010)。敘事電影與性別論述。臺北永和：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頁 p.15。

註七、表格由作者自行製作。

註八、陳韜文 (2001)。文化移轉：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新聞學研究，66，1-27。

註九、表格由作者自行製作。

註十、劉馥菁 (2012)。畫家隱藏再圖畫書中的女性自我意識—從巴貝柯爾的頑皮公主不出嫁系列談起。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6，1-24。